

很多朋友喜欢写对联,由于不懂其中的奥秘,所以其实并不会写。今天就向朋友们说说写对联的学问。

其一,写对联首先要识联。

清楚,唯鱼轮无解,只好请你回去核对了。

晚上接到本家的微信,曰:“大兄:上午显示的楹联,确系愚弟笔误,应为楹(钔)。您一眼辨误,佩服!”其实也没什么好佩服的,只不过是略懂对联作法而已。

带有鼓励之义。下联其义自明,鲤鱼跳龙门的意思谁不知道?

其二,写联要有新意与内涵。

一位本家日前来访,给了我一副他曾祖父撰写的对联:“鱼轮(輪)平分帘内外,龙门遥盼舍西东。”这副对联是他抄在纸上给我的,他介绍说来自某本古籍,据书上介绍,它是“己卯秋闹”时挂

鱼钥,是鱼形的锁,意

得到朋友首肯后,乘兴写了副藏头联:“锡于尔类一心永,福倚高朋三径通。”锡于尔类,典出《左传》:“孝子不匮,永锡尔类”,意思是孝子的榜样作用是无穷尽的,它将永远地影响着你们(尔类)。三径,出自西汉的蒋诩,据说他隐居后,在院子的竹林下开了三条小路,只与好朋友求仲与羊仲来往。陶渊明在《归去来兮辞》中也有“三径就荒,松菊犹存”的句子。这副对联请书法家用小篆录后,妥妥地挂在了朋友的“锡福堂”上。

写对联的“学问”

胡中行

在某贡院的。己卯应指1879年,秋闹是举人考试,进士考要到次年的春天,故称春闹。这是明清科举的定制。

思便通了。上联是考试的场景,旧时考场分隔成一个个平均的上锁的小间,考生在里面要拉到全部科目考完,吃喝拉撒是不能离开的。小间其实不是房间,三面是墙,正面无门,是为了便于监考,休息时只能用帘子遮一下。所以,“鱼钥平分帘内外”,意境全出,且寓意深刻。鱼钥寓严格,平分寓公正,这正是考试的两大要点。帘,一帘之隔,成败立判,

前天接到另一位朋友的微信,说是有人为洪德中学图书馆写了一副对联:“勤育英才四海折桂,勇闯学府九州揽星。”横批是“厚泽天下”。问我写得如何?我回答说:“口气太大,不合规则。”他要我另写一副,我写的对联是这样的:“洪荒纪事仅凭聪耳,德海育人全靠好书。”横批是“惠及后世”。这也是一副藏头联,意思上比较符合学校图书馆的身份。

我觉得上联的“鱼轮”不好理解,仔细一看,此处平仄有误,“轮”字处是应该用仄声字的。挂在贡院的对联怎么可能错呢?于是直指此字肯定是抄错了。本家将信将疑,我说挂在贡院的对联应与考试有关,下联的龙门意思很

不行。个中门道是必须要弄明白的,如不用地名,规则也一样。第二个词同理,“自来”与“来自”,也是顺逆均可的。

一天我正在淘宝,忽然看到京东,灵光一闪想到了东京。想到东京,又想到定居日本的老同学多次邀我去东京旅游的事。于是便初拟了一条下联:“京东畅游卡畅游东京。”

其二,对别人出的上联,一定要看清其中的奥秘。大家应该都知道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吧?苏小妹随口一条上联,差点让大文豪秦观进不了洞房。所以对别人出的上联时一定要慎之又慎。

2021年,为了写黎锦光的文章,我拜访了几位时代曲(上海老歌)大作家的后人。严半之先生是严折西的幼子,我们坐在愚园路某处露台回望旧上海,他说严老早年也拍过电影。这事我放在心上,却毫无进展。也是巧了,最近看严华的一批东南亚文献,读到这句:“第一次登台演唱是与王人美对唱的《银汉双星》……”(《联合早报》,1992年3月11日27版)根据这条线索,我找到默片《银汉双星》,从中意外发现严折西之身影,扮演乐队的萨克斯手,担任乐队首席兼指挥的竟是聂耳。

翻阅《聂耳日记》,1931年8月21日写道:“‘联华’拍一部《银汉双星》,其中游艺会一节要我们参加。今天预备了《努力》和《蝴蝶姑娘》到光华戏院拍电影。从早上十点钟就去,到五点钟才回来,实际拍的时间仅五分钟。”(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3月版,129页)聂耳和严折西当时隶属联华歌舞班,黎锦晖任班主,联华影业公司出资,也是电影《银汉双星》的出品方。难得这部默片有拷贝存世,B站能看到彩色的修复版,游艺会这场戏位于影片的第17分钟,是在旧上海的光华戏院(延安东路成都中路口,1995年因高架改建而拆除)拍摄的,歌舞班的乐师们没有露脸。要到影片的第55分34秒,聂耳和严折西才第一次入镜;56分24秒,聂耳回身与乐手私语,严折西露出笑容;57分22秒,乐队为探戈舞伴奏,聂耳和大家说了一句,严折西翻乐谱,聂耳起身,用小提琴的琴弓指挥,迅速加入合奏。

那个年代拍电影的速度确实惊人,1931年9月23日,聂耳在日记写道:“《银汉双星》结束,要我们拍一幕歌舞短片……”(147页)看来这个项目,歌舞班从参与到杀青,耗时只有一个月。

严半之在微信上传给我一张他收藏的老剧照复印件,有手写信息,左下角是“Aug Sep.20 1931 Shanghai”,右下角是“Two Stars”,他忘了这张剧照是怎么来的。在《银汉双星》的片头,也能看见“Two Stars”的字样,是电影的英文名,由此推测,另一段文字意指上海1931年8月至9月20日,拍摄期与《聂耳日记》大致吻合。

1931年12月3日《申报》,联华公司为《银汉双星》买了头版的大广告:“将在本埠最大影院开映。”12月9日《申报》广告出现了舞乐贡献者的名录,金焰和黎莉莉跳的一支妙舞名为《努力》,与聂耳写的细节一致。12月12日《申报》,整个头版都是《银汉双星》的广告,最上面写道:“南京大戏院明天起日夜映。”

1931年12月13日,聂耳在日记写道:“大广告的《银汉双星》今天开映。”(173页)斗转星移,如今重温此片,所谓Two Stars,指的应是聂耳和严折西。

其三要查一查是否合理。下面两条便是可以作为依据的:

第一条是“京东是国内专业的联通畅游卡网上购物商城。”第二条是“联通国际漫游上网卡(畅游卡)可以在23个国家和地区的指定运营商网络下使用。”

到了这一步,便可以定稿了。这副对联的唯一不协处是“水”与“卡”都是仄声,但按格律应该是上联错而不是我错。

“乍暖还寒时候,最难将息。”春寒料峭的早上,醒来感觉右手小指一侧又痒又有点痛,这久违的感觉一下子提醒我:生冻疮了!随之,亲妈(方言:祖母)为我治冻疮的一幕跃然眼前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读小学,那时我们没有手套围巾口罩等保暖措施,同学们大多生了冻疮,不仅手脚上生,脸上和耳朵上都会生。不懂为什么,冬天生的冻疮,一般慢慢就会消退;但是初春生出来的冻疮(我们这里俗称“春死血”)就难以自愈,经常有同学脸上、手上的冻疮会破皮溃烂,不只难受还特别难看。

小学六年,我的脚上无论冬春年年生冻疮,却从没溃烂过,是因为亲妈的缘故。每次生冻疮,亲妈就用她的偏方替我治。她到田里去采麦苗和蚕豆

拍电报,对于今天不少人来说,已是很陌生的了,可在当年,电报在百姓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

记忆中的电报

陈建兴

开着摩托车送电报的投递员蛮“拉风”的,身上挎个绿邮包,整天风驰电掣在弄堂里穿梭。“x号来电报啦!”投递员在门外连声叫着。“来啦,来啦!”户主接过电报,并在回执上敲好图章说声“谢谢依哦”。如果该户人家没有动静,邻居也会拿出自家图章代收电报。“突突突……”摩托车一声轰鸣,驶出了弄堂。

四个字:“父逝速回”。那些年,弄堂人家都怕半夜里收到这种电报。当然,弄堂人家拍、收电报不仅仅是红白喜事,还有探亲,出差坐火车、轮船前,拍只电报给家人或亲友,望其在某日某时到车站接人。“x日x次到沪”。每次接到这样的

弄堂人家对电报有一种神秘感,当送电报的摩托车停在哪家门口,左邻右舍都会出来看看,猜想着有什么大事了,户主更是一阵莫名紧张,生怕有什么事情发生。

电报,同学建华的母亲脸上都会露出灿烂的笑容。她会叮嘱儿子与我去北站接她从黑龙江回来的大儿子。到了北站,我俩拿着电

有一次,我半夜里听到摩托车进弄堂,在我家门口停下。我先是一惊,继而叫醒了父母,全家人都紧张兮兮的。后来听到投递员敲隔壁的门,叫着邻居的名字,全家人才松了口气。摩托车还没开出弄堂,就听到隔壁邻居家有人嚎啕大哭了。次日一问,才知邻居的老父去世了,是她弟弟从乡下拍来的电报,只有

报到指定的窗口买站台票。从三棵树立向开来的列车经常晚点达一两个小时,我与建华在站台上吃足了西北风,冻得“刮刮抖”。火车慢慢驶进站台,建华哥在窗口向我们招手。列车才停下,建华哥从窗口扔下了一包又一包的行李,足有七八个,最后才从窗口跳了下来。到建华家后已是深夜了。弄堂人家有什么急事难事,需



严折西银幕小记

王莫之

过去这么多年,走南闯北、游览各地,拍了不少照片。但我个人最喜欢的,还是在球场上带球向前的那张:紫色球衣紧贴上身,胸前“兄弟团”三个醒目大字,头向上似根根竖起,浑身上下透着霸气……

立春过后,天气渐暖,又到了户外运动的好时节,让人蠢蠢欲动。微信好几个足球群的球友们,早已按捺不住,摩拳擦掌,跃跃欲试,商量着哪个周末能尽早踢上一场。的确,冬天休息了大半个月,也该是释放运动荷尔蒙的时候。

说起来,踢球我是纯正的“草根”出身,半路出道。小学和初中,受学校面积所限,都没有足球场,尚不知足球为何物。后来升入当地的重点高中常宁二中,第一次见

到了前后竖着两个大铁门的球场。当然,那时不比现在的条件,说是球场,其实就是一块相对平整的黄土,几乎寸草不生,还藏有不少暗坑。一不留神,还真容易把脚给崴了。但又谁在意呢?一大帮子人分成两队,能够在场地上撒欢,已经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了。

仅仅半个学期不到,我从一个从来没踢过球的“菜鸟”,摇身一变成为了球队的核心。那时的偶像是巴西的罗纳尔多,所以经常学他,非得把门将都过干净了才射门。

到了高三,学业任务变得相当繁重,踢球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奢望。但身为班委的我,经常在下课放学后,呼朋唤友去操场上踢个分组对抗。为了防止认真负责的班主任“抓现行”,我们还会特意安排专人在

叶,但此时这些还很少,所以有时要跑老远才能采到足够的量。晚上我做作业时,亲妈就煮开一大锅蚕苗蚕豆叶水,然后舀部分到脚盆里,用手试水温,等差不多了,就把脚盆移到我脚下,说:“来,正好。”我就把脚伸进水中。亲妈在旁边,过一会儿加半勺热水,过一会儿再加半勺,直到她觉得可以结束。剩下

不行。个中门道是必须要弄明白的,如不用地名,规则也一样。第二个词同理,“自来”与“来自”,也是顺逆均可的。

一天我正在淘宝,忽然看到京东,灵光一闪想到了东京。想到东京,又想到定居日本的老同学多次邀我去东京旅游的事。于是便初拟了一条下联:“京东畅游卡畅游东京。”

治冻疮

赵丽芳

“乍暖还寒时候,最难将息。”春寒料峭的早上,醒来感觉右手小指一侧又痒又有点痛,这久违的感觉一下子提醒我:生冻疮了!随之,亲妈(方言:祖母)为我治冻疮的一幕跃然眼前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读小学,那时我们没有手套围巾口罩等保暖措施,同学们大多生了冻疮,不仅手脚上生,脸上和耳朵上都会生。不懂为什么,冬天生的冻疮,一般慢慢就会消退;但是初春生出来的冻疮(我们这里俗称“春死血”)就难以自愈,经常有同学脸上、手上的冻疮会破皮溃烂,不只难受还特别难看。

小学六年,我的脚上无论冬春年年生冻疮,却从没溃烂过,是因为亲妈的缘故。每次生冻疮,亲妈就用她的偏方替我治。她到田里去采麦苗和蚕豆

半锅水就留给明天加热后再用。这样一周左右,脚上的冻疮就慢慢痊愈了。我也问过亲妈,能不能事先就用这水泡,不让冻疮生出来,亲妈的意思是,这偏方只治不防。直到上初中走读,活动量加大,我才不再生冻疮了。但是,当我大学毕业当了

叶,但此时这些还很少,所以有时要跑老远才能采到足够的量。晚上我做作业时,亲妈就煮开一大锅蚕苗蚕豆叶水,然后舀部分到脚盆里,用手试水温,等差不多了,就把脚盆移到我脚下,说:“来,正好。”我就把脚伸进水中。亲妈在旁边,过一会儿加半勺热水,过一会儿再加半勺,直到她觉得可以结束。剩下

老师,手上却生出了冻疮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试卷都要刻蜡纸后付印,我教我校仅有的两个高三毕业班语文,理所当然我一个人刻蜡纸。办公室和家里皆无取暖设备,那冰冷的铁板没多久就把我右手小指一侧冻坏了,又红又肿。可是,我的亲妈已经不在,我只能又在又痛又痒之中回忆亲妈那绵绵的爱。直到1991年冬天,那年的雪下得好大,许多电线都被压断了,但我在住院,病房里有暖气,才和可恶的冻疮说了byebye。

江边夕照

钱政兴 摄

可是,三十多年后的今天,我怎么会长冻疮呢?我百思不得其解。“最近暴冷,你出去走路时大概没戴手套。”先生说。“噢,也许是的。”现在我出去大多开车,车里有空调;家里的空调也一直在工作,不需要戴啊,所以每天半小时快走时我也从没想到要戴手套。“不对,我脑子里忽然一闪,亲妈为我治冻疮的画面突现眼前,不由得鼻子发酸,“冻疮是提醒我,到今年,亲妈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年整了!”



七夕会

位置逐渐往后撤,往中间靠。现在是“意识型中场”,估计再过个三五年,要改踢“指挥型中后卫”了。

球场上的我与生活中的我,还是有不小的区别。平日,大家都觉得我这个人好说话、没脾气;一换到球场上,像是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,好胜心强、拼劲十足,而且要求队友也一样,不管比赛大小,能力大小,一定要认真、投入、竭尽全力。所以,也难免有时被人称作“球霸”,幸好大部分球友还是能理解我。

有一帮熟悉的朋友,从三十岁踢到四十岁,再踢到五六十岁,是一件很幸福惬意的事。回想起来,这么多年足球给我带来了许多。如果生活中缺少了足球,那该多没劲啊。

健康

健康

健康

不解足球缘

关尹

不解足球缘

关尹

七夕会